

莊子生命哲學的境界

鄭 琳

一、莊子的生命哲學正是與現代人以靈根的自植

生命哲學是探討有關人類生命的意義，生命的目的，以及生命存在的內涵等等問題的，這些問題對每個關懷生命過程的人來說，永不過時，永遠新鮮，尤其是在面臨生命的空虛、苦難、與價值混淆的時代之中，都會有人以嚴肅的或詼諧的聲音來探詢這個問題。莊子就是其中的一位。莊子善於感受生命，反省生命，更是能創造而又能發揮生命真正義意的一位智者與行者，我們說他是一位以生命品質為生命中心的哲學家，或是最尊重生命的哲人，相信不會差離太遠的。莊子生當社會變動劇烈的戰國時代（註一）。他的原籍（註二）被他國吞併，同時個人自己也又陷於貧困之境。一個偉大的靈魂就這樣在此種種拂逆的境遇下，磨練出他那圓熟光輝，仁而且智的超逸不羈的性格。莊子在無可奈何的環境中，養成一種不怕處世的真人的真精神——生命主體絕對自由自在地生命情操。莊子的生命哲學，其實也並非一般想像那樣玄遠，因為生命是現實的當下的存在，對莊子來說，感受最深刻的，莫過於其所面對的當下生命的問題，生命是一種存在的過程，是一種個體的也是社會性的存在。因而一個人會時時感受到內在與外在的壓力，莊子生命哲學的精神，便是解除這種內在與外在的生命存在的壓力，而尋求生命存在的絕對自由，與生命精神的無上逍遙。

在苦難與混淆的處境中，人們也許會以求助或欣羨的眼神，來品味莊子的逍遙哲學

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其臥下（註三）。
或者看他信心滿懷的宣揚人類精神的絕對自由

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註四）！
但這種臨淵羨魚式的遙望是無濟於事的，你必須跟莊子一樣，從生命的外圍——庭院深

莊子生命哲學的境界

深深幾許的外圍，深入到你自我內在生命的核心——回光返照，一種向自我內在回歸的覺悟與生活，這才算是踏上了生命的大道，莊子就是用這種方法，達到他那種——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散倪於萬物……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宏大而辟，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註五）

這就是莊子超越一切生命浮華，而直達生命本源的一種內在的生命活力，鼓起了他的奮進精神，而使生命作大氣磅礴的起飛與超升，所達致的生命的妙高峯頂的境界。

這種自立更生的赤裸裸的生命哲學，足足可以爲我們外在絢爛，內容空乏，生命虛無的二十世紀的現代人提供一個最佳的典範。因爲這種內在的有關生命本身的學問，一直被人們所遺忘，越到近代越不受重視，當代哲學家牟宗三先生也曾說過：

人們只知研究外在的對象爲學問，並不認生命處亦有學問，人只知以科學言詞，科學程序所得的外延真理（Extensional truth）爲真理，而不知生命處的內容真理（Intensional truth）爲真理。所以生命處無學問，無真理……而陷於漆黑一團之境。（註六）

這些話說來真是十分沉痛，然而，這種現象之形成，也是其來有自的。

由於今日科技的進步，多方面影響了我們的生活，它富裕了我們的物質生活，從某些方面講也減輕了人們的痛苦，但卻也產生了許多的弊端，環境與空氣的污染，輻射塵、工業病，自然景觀與生態平衡的遭受破壞，自然災害雖已減少，而人爲災害正相對的增加。物質科學文明，它是以同樣的步調，使人類的生命更豐富，也更貧乏，並且帶來極大的危機與困擾，它對人類生命的影響是好是壞，還是極端的曖昧不明。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說：

人類不可以把科技提升爲絕對價值，只有科技而缺乏對人本身的了解，將危害人類的未來。

現在，物質文明已日漸切斷了人們來自內在世界的消息，缺乏寧定深入的思維與反省，因而失去了精神超升的能力，於是就一齊向物欲的世界狂奔，去尋求官能上的超載，以致人們心性的靈境幽暗了，也荒蕪了！心靈的空虛，價值的混亂正嚴重的侵蝕人們生命內在的活力，以致形成現代人嚴重的虛無、失落與疏離之感！

還有一些西方的心理學家，他們推波助瀾的，只曉得人與禽獸的相同之處，只知道

挖掘一些潛在的性之壓抑與衝動，而全然沒有察覺到人之異於禽獸的珍貴的神性與聖性。一些心理分析學家，沿著物質科學分析分割的習慣，往往斷章取義，戕賊人性，把人性從聖智的清明，迫降於清欲的魔境，以致不肯肯定自我性分的完美，因而忽略了反省與超越的工夫，以致內心充滿了無力感。生命的阻滯萎縮，而形成當前只有官能，沒有心靈，知識爆炸而智慧缺如的時代病症。人際關係，倫理結構，人文精神，乃至愛與同情，都在熱鬧中疏離，在冷漠中僵化。一九七九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德蕾莎修女說：「今日世界上最嚴重的疾病，不是肺結核，不是麻瘋，而是不被人所需要、關心、和重視」。這種人與人之間的愛與同情的失落，是生命中最大的損失。人的內在與外在的雙重失調，怎不造成靈魂的喪失與精神的空虛？

精神分析學家佛洛姆沉痛的指出：現代人與自己的良心溝通發生困難，人們寧可張大耳朵聽任我們四週五光十色的麻痺轟炸而逃避獨處。在這種懸空的疏離中，人真是上不在天——宗教，下不在田——自然環境，外不在人，內不在己，這生命存在的四至不張，於是形成了一個顛倒離奇的世界與社會。由於金錢就是地位、力量，權力就正義、真理，於是宗教、道德、品格、價值就失去了應有的尊重。一切知識變成爭奪的技巧，人與人之間靈魂既不能互相存在，相擊也迸發不出火花。現在我引一段當代德國柏林大學人文學院哈西密博士的話來印證：

人類缺乏完整廣泛的共同生活基礎，在空間和時間方面，人類彼此愈來愈接近；然而在心靈方面，卻沒有因而相互契合。我們缺乏一種全世界人人都懂的語言，缺乏互相了解的基礎。藉著現代世界交通通訊，人類如果只縮短了彼此空間上的距離，那實在不是好預兆。儘管科技進步，太空和時間被征服了，人類彼此間的關係卻一如（聖經中）巴貝爾塔時代那樣，高塔尚未築成，人們卻已不能了解他們各自的語言。時至今日誤會的產生並不只因為語言的不同——事實上想解決這個問題是徒勞而無功的——也由於法律學、哲學、語言學、政治經濟學、各種自然科學、醫學、工程學的過度專業化。除此專業化的影響之外，還缺少一種能化混亂為秩序的大融和。

如何讓人類之心靈彼此愈來愈接近——這是人類前途，福祉之所繫——是當前知識份子所當深切關懷的問題，如何在傳統與現代間，在現在、過去、未來間，在個人與他人、社會、整體人類萬物間，求得妥善的平衡，如何喚醒人與人之間的愛與同情，如何肯定

莊子生命哲學的境界

自性的完美，而發掘自身內在的無限寶藏，而使心靈復蘇，讓人格尊嚴，生命的內容品質受到應有的尊重。那末，莊子這種自本自根，充實不可以已，調適而上遂的生命哲學實在是這似熱鬧而確最寂寞荒涼之世界中的空谷足音。莊子的智慧到是引起不少有識之士的注意，想從其中找出一些救贖之道。尤其是莊子對生命的積極肯定，無異給予虛無、軟弱的生命存在，充實以自植的靈根。

二、莊子生命精神的最高境界

由上來所述，莊子的生命哲學或許會為我們二十世紀的人類充實以自植的靈根，提供一種最古老而又最創新的人文理念，以及對生命的信心，或許將帶給人們乾枯渴望的心靈以無限的滋潤與生機。

正如本文一開始就說過，莊子是一位生命哲學的智者與行者。所以，在現存的莊子書中，都是圍繞著「生命」而為言的，因此講到莊子的生命精神，那是可以從不同的文字、角度與層次而切入的，雖然為文的進路不同，但其內在精神是一致的。在此，我們就以齊物論中的一段文字，來一探莊子生命境界的高峯。莊子說：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

生命存在的品質，與生命境界的創造，是端在於生命主體心靈的澈照，而不一定在於生存時間之久暫。生命的存在不是計量這七尺之軀，在時空中的長短大小，而是要省察那超越形軀的心靈主體的存在與否！即使氣勢有如太山之巍巍，抑或是彭祖之八百遐齡，如果生命中失去生命主體心靈的存在，那也畢竟是短暫的，渺小的。換一個層面說：只要是生命中建立了主體心靈的存在，即使是秋毫之末的微小，或是一刹那的曾經，那也是澈照天地，永恆無限的！秋毫之末可以是巨大的，而大山可以為小，殤子為壽而彭祖為夭。莊子是這樣的說明他的哲學是超越時空的，是「不敖倪於萬物」的，時空中的現象只是部分的，相對的，不是唯一的標準，更不是絕對的標準。如果是的話，那生命是創造不出深度的，是跟本接觸不到整體大全的真際。這種浮面的片段，那是無法達到生命與宇宙的核心。更遑論「獨與天地精往來」，「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無生死者為友」了！。這一步要是跨不出去，那末，生命的無限與永恆是無法落實的。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

在莊子的生命過程中，必然是證悟到心靈、生命、天地萬物的一體性，宇宙與自我的整體的混成的如如之境，所以才能體證到生命精神是如此的圓滿遍在，上下與天地同流與萬物為一，這是一種高度的心靈自覺所達致的精神境界，中間沒有任何的障礙蔽塞，清淨的本心，才能四達並流，融貫通澈，遍十方，盡三際的無在而無不在。這是一種化混亂為秩序，通個別為整全的大融通的力量，這一種超然的均衡的完美的境界，是有助於人與人與萬物間的溝通與調適，正是我們這廿世紀時代所缺乏的，也是所必須尋求的一種精神！

在莊子的這種生命精神中，生命不是一種形軀的短暫的有限存在，要知道，吾人現實中有限存在的生命，正是通向於整體宇宙之永恆無限的天地的，而整體宇宙之永恆無限天地，也正是含藏在我們有限的生命之中，乃至於含藏在當前的這一剎那之間的。天地宇宙與身、心、自我是渾然同體的存在，萬物與自我、身、心也是不分的。天地萬物與自我身心，乃至與我們當前每一剎那的存在，在莊子的世界裏，可以說：都是同體的，獨一無二的，嶄新的存在，是永恆中的一剎那，也是剎那中的永恆。我們當然應該珍惜它、把握它、充實它、欣賞它。如此，我們就體現了生命存在的歡愉與價值，我們就宴饗了生命存在的豐盈與意義。就在個裏，不是別處；就在此刻，不是過去或未來；就在當下這一刻永恆心靈的覺照之中的存在——就是我們生命存在的全部，就是我們生命存在的終極與意義，當然，也是宇宙的全部，也是宇宙的終極與意義，就在此刻，當下即是！好美呵！不是嗎？正是：

十世今古，始終不離於當念。

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

三、莊子生命精神的「坐忘」境界

莊子生命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上文所表證的「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我們在上文中只是在理路上明瞭了它的含義，是知性分析上的認知，但究竟此天地並生為一的真實內容是如何光景的呢？莊子在其大宗師篇的「坐忘」一段中，借重孔子、顏回的對話，隱約的描繪了其生命最高境界——坐忘的實際內在風光：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

莊子生命哲學的境界

，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忘仁、義、禮、樂，乃是指忘卻那徒具形式而乏真實內涵的假仁、義、禮、樂。同時生命進入坐忘之境，那是一種超然一塵不染之境，所有的塵——一切知性的感性的任何意念妄想，均須蕩滌清淨，一念不生，方是達至坐忘之境。

這坐忘之境即是「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的境界在生命中實際的體證。

當心意念中，一切的內在外在的仁、義、禮、樂、妄想、成見等等都一一淨化之後，顏回就沉入於忘的境界之中了——坐忘。

「忘」的境界又是如何的呢？

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是謂「坐忘」。

生命提升的第一步，就是先從五官四肢，這些生理欲望的超越著手，這是忘物。第二「黜聰明」，是思想、情識、妄念的超越忘懷，這是忘己。由物我兩忘，「離形去知」，而無所不忘，無時不忘的沉入於忘的境界，是所謂「同於大通」的解脫境界。這約略相當於——貪欲永盡，瞋睡永盡，愚痴永盡的涅槃境界。「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無好無常，無碍無滯，宇宙、身、心整體的統一境界——「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在顏回的生命中，他體現了一己的身心，涵蓋了整體的虛空，而渾然不知有我的存在。失去了身心的感受，也不見了處身的環境，僅是一片湛湛澄澄，無比寧靜，無限清新的存在，或者只是一片美妙、光明、輕靈，廣大無垠的存在。或者覺得自己是一種優美的聲音，它來自亙古的永恆，而又遍滿於無際。生命的活力源源不絕來自於整體虛空之無涯無垠，或者感到自己澈底解脫，趨越時間空間，也越越了存在，破除了小我之有限，而臻於大我之宇宙空明——這就是「坐忘」的真際。

柏格森說：「腦子的作用，不是幫助我們記憶，而是幫助我們遺忘的！」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那是理性主義者的座右銘，依「坐忘」境界而言，則是「我不思故我在」的。我們應當知道，「不思」，不是生命的一片空白，正好相反，不思——忘，才是生命最清明，最覺醒，最美感，最有愛心的層次。因為不思，使我們心靈開闊，而創造了心靈的空間。心靈有了空間，才是魚躍鳶飛的境界，才是安頓生命的藏、休、息

、游之所。蘇東坡在他的思堂記裏，對不思就作了一種很美的詮釋：

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

這「虛而明，一而通」，是坐忘境界的又一層次的透視。生命中一切的妄念、塵垢，都消解了，清淨了，才是「虛」，才是「忘」，能「忘」能「虛」，才能「明」，明者智慧也。真能達「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之境，才能「通」，通澈無碍，正是生命主體的絕對自由之境。

無疑的，「坐忘」，是莊子生命境界的最高峯。當然，「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註七）在莊子生命哲學的系統中，逍遙、齊物、朝徹、見獨等等都是生命境界的最高，但是，這與坐忘境界又有何妨呢？因爲，它們都是「坐忘」境界不同層面的絳白，它們的本質是相通的，到是如何達致這生命境界高峯的工夫，應是值得我們關切的。

四、達至生命境界高峯的工夫——心齋

莊子人間世篇：

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幾蘊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心齋是莊子體現坐忘的一種工夫，「無聽之以耳」，就是坐忘中的「墮肢體」，生命提升到「忘」的層次，必須要不受干擾，因爲「耳」是一種官能，是機械反應的，所以生命的調適上遂必須超越生理官能的糾葛。「無聽之以心」，是「坐忘」中的「黜聰明」。「心」雖然不是生理的，但它仍是情緒的、思慮的，這些七情六欲是淆亂心神最大的魔力，所以要「無聽之以心」，而要「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聽之以氣，是爲不聽之聽，是聽於無所聽，無所聽、則內外清淨，如此，即是「虛」、即是「忘」，所以說：「虛者，心齋也」。「心齋」即是達到「坐忘」的必要工夫，所謂「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這都是啓示吾人：止息一切心念的「心齋」是——

莊子生命哲學的境界

塵不染，虛明寂靜的。由於生命是存在於時空的連續與綿延之中，所以，無論是身或是心，只要刹那的停止活動，一念不生，虛、靜、無思，那末，時間便不存在，空間也是，在寂靜之極時，時空消失。所以，這無思無爲的虛室——心齋，坐忘，是生命的最初，最本然的存在，是先於天地——時空而存在的本體。

這本體正是一切宇宙萬物與生命存在之永恆基礎，本來源頭，乃是無始無終，無在而無不在的存在，生命乃至萬物皆由此而化生，一皆存在於此本體之上。堯、舜、伏羲、幾蘧之所以能爲帝爲皇，其成功之關鍵，亦即是能把握此心齋之工夫而已矣。

由此可知「心齋」的工夫乃是追溯到宇宙生命的源頭之處，而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其所以到達此種高度的無上的境界，當也不是偶然的湊泊，它的呈現也是有其心路歷程的。這個歷程，就是「心齋」所凸顯的超超精神，超越生理官能，超越心意情識，因爲，在莊子的慧觀覺照之中，生命最真切充實而美善的存在，首先就是超越生理的物質的存在，因爲生理物質的圓滿，只是生命的外圍層次，是存在的邊緣地帶，乃是生命浮面的表相，得不到生命的核心，這些並不一定能使人到達生命的美妙而圓滿的極致境地。在心齋的坐忘境界中，生命的極致，也不是知識的追求與情愛的獲得，學問知識的芬芳高潔，情與愛的溫馨甜美，當然是生命中璀璨的光華，也是大多數人所夢寐以求的，然而，在莊子超越精神的澈照中，都變成了生命的負擔，得與不得之間，誰又能掌握其必然呢？正如同詩人所咏嘆的：

直到高寒最處，猶不肯結冰的一滴水

想大海此時，風入千帆，鯨吹白浪

誰底掌中握着誰的眼？

誰底眼裡宿着誰的淚？

多樣的出發，一般的參差。（詩人）

當一切的官能、情識，都超越之後，那「心齋」的「虛室」就「生白」了，就光明澈照了！當一切的官能、情識、妄念都止歇的時候，「吉祥」就來集了。「循徇耳目內通」，不向外看，心知寂滅，超然物外，如此神明都會降臨了，萬物由此化生，禹舜也以此掌理天下，伏羲幾蘧都終身伏騰，更何況一般的凡夫俗子呢？豈可忽略「心齋」之工夫乎！

五、莊子生命精神的質的提昇

在莊子生命的超越精神之中，首先要超越的是官能的物質的障礙。所以他說：「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又說「徇耳目內通」、「不放倪於萬物」，這都是對官能的超越而言的，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官能害道，這是無庸置疑的。而莊子再進一步的超越，就是對「知」的超越。養生主篇云：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對於這段話，我們不可以鎖定文字而斷章取義，要知道莊子的這幾句話並不是否定知識

。知識是客觀的真理，是無可否定的。莊子只是認爲：客觀之知識，是了解客觀存在的必須，也是解決客觀存在的要件。然而，知識不能解決主體生命的諸多問題，因此，知識不是生命的終極關懷，如果以我們有涯的生存時間，去追逐這無涯的知，追逐這生命外圍而不能切入核心的知，如果逐物而不反，務外而遺內，這豈是生命的條達與智慧？

生命在本質上，是一種質的創造，而不是量的累積。因此，量的盲目馳求，知的無涯的追逐，不僅無補於生命本身，且是生命多餘的負荷與障礙，影響了生命活力的靈動性，與生命的自在逍遙。因為生命的終極關懷，是生、死、苦、樂的無常變滅，我們必須直接掌握生命的整體與大全，才是致福之道，才能使生命調適而上遂。知識的領域是無涯的，而知識對生命的幫助是有限的，而且把自我與宇宙萬物分開的是「知」，只要有「知」，就有知者與被知者二元的對待，知得越多，割裂越多，割裂越多，生命主體存在的活力就愈減少。生命的主體活力，投注於外在的「知」的追逐，而泯沒了主體的存在，以致於形成上述的現時代的諸多病症！莊子在他那個時代，早就悲憫的、感慨的，提出了痛切的呼籲。千萬重要的是：我們要善讀古人書，要能正確的體會、領受、察納雅言，才是我們二十世紀的人類致福之道。

西哲蘇格拉底（Socrates B. C. 469-399）氏曾經說過：他唯一知道的事，即是什麼都不知道：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I know nothing，因為任何一種知都會落於邊見，或是成見。知其雄，必須要守其雌，知其一，亦當知其二，才是生命的整體與大全，亦即是莊子所謂的「和之以天倪」（齊物），也就是使物我的界限消解，而與萬

莊子生命哲學的境界

物融合爲一。

莊周夢爲蝴蝶，他之所以栩栩然非常的快樂逍遙，就是由於他的「不知周也」的「不知」，因此，他才得以整全的生命力，凝注於當下現前一念的存在，這就突破了二元的層次而達絕對的境界——物我之兩忘。所以莊周與蝴蝶才能渾然爲一，我們之所以人我隔閡，不能渾然雙忘而化其道，就是我們的知——各種形態的知——成見，分別，把整體的宇宙之大全，分割爲二元的對立的存在，而二元對立的層次，是美醜、善惡、是非、得失、高下、長短的生生滅滅的現象世界。它不是一個整體的大全，所以說，一個最高的智慧，或是最高的生命境界，是不能局限於任何的「知」的領域，必須超越它，超越其對待性，兩忘而化通之。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

當我們超越了善惡、美醜、高下的二元層次，我們才可能發現一條順中以爲常的中道，我們才可能發現生命的整體與大全，那是一種心地平衡的完美之境，一種完全均衡的超然之境，在這種境界之中，道德生活、藝術情調就自然而然的顯發出來了！

然而，在現實的生活中，我們平日的言與行，莫不困頓在一個相對的世界中——不是善，就是不善；不是是，就是非；不是愛，就是憎；不是得，就是失；這些都是生命的外圍，好像蛋殼一樣，囿困在週遭，而生命的主體，就在這相對的觀念中兜圈子，生命變成外在的被動，變成陷在相對世界的一個被擺佈者，或者是衆多價值標準下所牽動的一個木偶。主體精神由陷落而蕩然無存了！所以說：「殆而已矣」，所以莊子認爲：必須跳出這對生命外圍追逐的遊戲，剝落兩邊，體貼生命內在的中脈，凝煉生命的核心，我們生命的主體，才能破繭而出，真正的誕生！

所以，莊子的生命價值不在善惡美醜是非的對待關係中呈現，因爲生命不是二元的，不是比較的，不是矛盾的，生命是超越乎這些二元對待之上的一個絕待的層次——「緣督以爲經」，督者，身後之中脈，居靜而不倚於左右，有其位而無形質者也。生命的主體是內在而不假外求，不是外圍一切的追逐，跳出這二元對待後的海闊天空，才是生命的絕對無待的境界。

六、莊子生命精神的無待之境

這個絕對無待的境界，才是生命的整體與大全。這種生命的整體與大全的絕對無待的境界，其漸泳的精神面貌又是如何的呢？莊子在逍遊篇中有比較完整而具體的說明：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乘天地之正」即是「緣督以爲經」，是不落兩邊的順中以爲常的絕對層次，是本體的境界。而「御六氣之變」，即是無限可能的生滅變幻的現象世界。乘正而又御變，即是本體與現象的合一。是即本體而非本體，即現象而非現象的，乃是現象之中有本體，本體之中有現象的，不即不離，與道同體爲一的境界。這是一個生命的圓滿，生命的具足，故曰：「彼且惡乎待哉！」

此種本體與現象的圓融，就是「萬古長空」與「一朝風月」的同體存在，因此，吾人大可不必要以萬古長空而磨滅一朝的風月，也不必以一朝風月而昧卻了萬古長空。倒是萬古長空中的一朝風月，才越發顯現其精彩，而一朝風月中的萬古長空，更是莊嚴而肅穆的了！於是，一花之中見天國，而永恆也就在於剎那之中。於是，任何生命的當下存在，不須任何條件，或是任何外圍的依傍與紐點，當下就體現了生命永恆的價值與內涵，這是一種生命淨化後的當下具足，也是生命當下的圓滿與完成。在這裡，沒有貧富、貴賤、美醜、賢與不肖，才與不才的差別，這裡是齊物的天地，這就是莊子所顯豁出來的，生命精神的崇高性、平等性，與尊嚴性！這才是生命的整體與大全，才是生命的常態與正道，正如孟子所云：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註十）。

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如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註十一）

莊子的生命精神與孟子的這兩段話是相應的，只不過一個是儒家的情調，以道德實踐爲其歸趣，如泰山喬嶽富陽朔之美，而莊子則如空谷幽蘭或是藐姑射之神人綽約窈窕，富有陰柔之美的藝術情調。

註 釋

註 一 史記說莊子和梁惠王、齊宣王同時，梁惠王立於周烈王六年（公元前三七〇）而齊宣王

莊子生命哲學的境界

歿於周顯王45年（公元前324）到齊愨王時他仍健在，陸德明釋文序引李願云：「莊子與愨王同時」。

註 二 本傳說他「蒙人也，名周」，裴駰史記集解引地理志曰：「蒙縣屬梁國」，陸德明經典釋文莊子音義序錄因之曰：「梁國蒙縣人也」索隱引劉向別錄則曰：「宋之蒙人也」，高誘淮南鴻烈解修務訓亦曰：「宋蒙人也」，馬敘倫作莊子宋人考有云：「惟宋亡後，魏楚齊爭宋地，或入於楚，楚置爲蒙縣，漢則屬於梁國歟？莊子之卒蓋在宋之將亡，則當爲宋人也。」

註 三 莊子逍遙遊篇。

註 四 莊子齊物論篇。

註 五 莊子天下篇。

註 六 牟宗三著生命的學問三民書局出片59年9月初版。

註 七 永嘉禪師證道歌。

註 八 周夢蝶，落櫻後遊陽明山。

註 九 莊子齊物論。

註 十 孟子滕文公下。

註十一 孟子盡心上。